

旅 途

陳辭寒

一

3C58，一個冰冷的名字。事實上，它也算不上溫暖，這是一個銀河系內星體的名號。二十一世紀初的人類在研究它是一顆中子星，或是一顆夸克星——某種假設存在的星體類型，因為它的冷卻速率不符合現有的計算。

休屠並不關心研究的結論，他的眼睛正接收著來自這個星體的光線，但他無法察覺微弱的、隱匿于夜空中的信號，何況那是肉眼無法看見的X光。若他早出生八百餘年，便可在同一個方向發現一顆亮星——超新星SN1181，數字標示著它被觀測到的年份；在這個效率第一的年代，職業觀星者們再也不為每個星星起一個詩意的名字或編造一個動人的故事。他並不知道它的存在。對於休屠而言，不被知曉的存在與不存在沒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他以為，這個宇宙若最終走向消亡而不被記錄，那麼，它也無異於不存在。如果所有的記錄都有毀滅的時刻，或者時間本身也會消失的話，存在和不存在就是同義詞了——他總是有讓自己發笑的念頭。

觀星可以是一件很繁瑣、精密的工作，也可以是很隨意的消遣。前者有如古代的瑪雅人，後者則有如休屠。一如所有處於青春期的少年，他煩惱時會試圖看看星空。可在這個不夜的海濱都市裡，能看到的星星太少了。他從小便近視，油性的皮膚總是讓眼鏡下滑，這使他大部份時間裡都略微仰著頭，略帶一份高傲冷漠的表情。長久的眼鏡佩戴使他的眼神早早地失去了光芒，像是一個黑洞，進去的光線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他的臉上大約只會出現兩種表情，一是有如現在般冷漠，一是微笑。消瘦的身材和

臉龐都讓他看起來是個順從、知書達理的男生，但熟識他的人卻不敢下這樣的定論。他溫順的外表下似乎潛藏著一顆躁動的心。幾年前的一個課間，一位同班同學將他折的紙飛機扔進了垃圾桶，休屠和他打了一場。瘦弱的休屠不是對手，敗北後坐在走廊上，背靠著滿是腳印的牆，眼淚和鼻血在嘴角處匯流，順著脖子流到圓領T恤衫上。他沒有哭出聲，依舊是那副冷如面具的臉。回到教室時，他的臉上掛著微笑。

觀星亦是一件頗有奇趣的事情，因為人們看到的都是來自遠古的光線，離地球越遠的星體，它們的光抵達地球的時間就越長，幾萬年，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因此，對於所有看得到天空的生命而言，穿梭時空是一件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工作。那些撞擊著視網膜的光線都帶著遠古的信息而來，傳達生命伊始時宇宙的影像。休屠用左手扶了扶眼鏡，低頭回到自己的房間。大多數時候，休屠用他的右手扶眼鏡，只有在他心煩意亂的時候用左手。這或許是讀出他心事的唯一途徑，可這個習慣並不為人所知，連他自己也不曾在意。

他的目光落在床上敞開著的小行李箱：簡單的衣物、洗漱用品、地圖以及指南針。他的方向感不怎麼樣，因此在離家不遠的天文博物館的禮品櫃買了一個軍綠色的折疊指南針。在城市裡，他也每每駐留在路口，察看路牌上的方向指示來確定自己的方位。他厭惡問路，或者說他厭惡求助於他人，只有在萬不得已下他才會這麼做。他合上行李箱，將錢包放進褲兜裡，離開了家。

二

索多迷路了，在這陰霾的夜晚，這位年輕的獵手不顧部落成員的勸阻，隻身外出狩獵。他追尋一對犬羚，卻迷失了方向。他失意地望著天空，看不見一顆星星，他注視著一片被風吹得急速翻滾的雲。那個方向正是3C58，一束X射線此時正從那團超新星遺跡裡射出，它將穿越茫茫的空間，躲過恒星、彗星、小行

星的阻擋，歷經千辛萬苦，穿過修屠的視網膜。自然，索多是不會知道這件事的，畢竟休屠也不知道。索多這個名字是大地的意思，這種語言在一千年後就徹底消失了，儘管這個發音並沒有消失，出現在別的語言裡，代表著旁的意思，也許，運氣好的話，也代表大地。這是一個不存在的語言，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迷惘——以休屠的理論判斷。

按21世紀的標準，索多還很年輕，但他所處的年代，三十歲便已經是老人了，因而他算不上太年少。他用不可思議的速度升起一堆篝火，橙紅色的光慵懶地在他身前展開，在他身後拉出一條長長的，飄忽不定的影子。不遠處的荊棘叢在火焰的脈動下起舞。他挪了一下屁股，無意間軋死了一隻企圖侵犯他的蚊子。他的左手邊放著一把弓，長頸鹿韌帶做成的弦緊張地拉出一條筆直的線——在草原上難得一見的幾何圖形。弓的旁邊散落著幾支箭。

索多正在思考。「等日出了，我可以找一顆大樹或者一片小土坡，看看地形。我不可能離開部落太遠。」身後草叢裡的動靜打斷了思索，他迅速摸起身邊的弓箭，拉滿弦，目光仔細檢查著聲音來源方向的每一寸土地。一陣沉寂之後，他放下弓箭，張了張嘴，做出幾個頗具難度的嘴型，找回了大腦對下顎的控制權。

「犬羚——」索多的思維總是很跳躍，「就是那一對，我上次遇見的，我記得它們。」索多像數樹樁上的年輪一樣檢索著自己的記憶，「犬羚和伴侶似乎不曾分開過，這真是可笑，它們怎麼知道第一眼看上的對象就能共度餘生？」事實確實如此，這種動物是自然界中極其少數嚴格的一夫一妻動物之一。很多鳥類看似成雙成對、廝守終身，可DNA技術證明，「妻子」和「丈夫」們並不如表面上那樣忠誠。索多的部落並不存在「婚姻」，只要一方對另一方不滿，就可以選擇離開。沒有誓詞、沒有蜜月，不需要離婚手續和律師。一切只要跟著感覺走就行了。當然，也有少數沒換過伴侶的，想必是對對方特別滿意。「那個女人——」他眼前浮現出幾天前一次篝火狂歡的場景，一位他愛慕的女孩牽著一

個男人的手，悄悄離開狂歡的人群，到別處的草叢去了。索多很清楚這意味著甚麼，這就是部落運作的方式，也或許是他現在迷路的緣由。「——算了，她會來找我的——攀上樹之後，我應該能找到熟悉的樹叢，接著就回部落。」他嚼了幾口身邊的草，又吐到火堆裡。他平躺下來，壓死了五隻蟲子。

「或者我可以離開。」在他即將睡著的時候，說了這麼一句話。

三

若說這是離家出走，修屠不會同意。他確實離開家了，可這趟旅程畢竟和大眾定義下的離家出走不同。他的父母由於工作上的調遣，必須出差一陣子，又正值暑假，沒有人知道修屠的這趟行程，所以這和為了與家人抗爭而離開——現代定義的「離家出走」——是全然不同的。但要說是旅行，似乎也不妥，他沒有目的地，他並不知道要去甚麼地方。這和那些背著大相機的背包客，或者在各個景點前擺出各種V字手造型的遊客不同。

可修屠心裡也明白，他和那些人在本質動機上並沒有區別。他正坐在一輛嶄新的大巴上。在路旁霓虹燈的照耀下，光亮的金屬杆子上流動著不屬於自己的色彩。車內所有的物件都隨著路面輕輕擺動，各種廣告有條理地佔據著最容易被看到的角落。修屠若有若無地掃視了一遍車內並不多的人。他喜歡這樣做，透過臉觀察每個人的心情，猜測他的生活。可他並不精通於相面，和他要好的幾位朋友在他第一眼看來都是難以交往的。他甚至讀不出自己的臉，有時候他對著鏡子微笑，卻發現鏡子裡的臉根本分毫未動。在他那進過特效處理的視野裡，每個人的臉上都披著層數不同的濾鏡——實際上無數文學、藝術作品都這樣比喻過。修屠雖然也這麼看，可和那些悲傷文學不同，他不認為這有甚麼值得難過的，報著某種唯物的宿命觀——也許來自達爾文，也許來自霍金。

車上的液晶電視播放著新聞，全世界首腦在商談全球變暖和溫室效應。畫面切到一個小女孩在她父親的肩上坐著，手上舉著寫有“Save the Earth”的硬紙板，在會議場地外示威。小姑娘的眼神清澈，臉上的表情告訴觀眾，她並不真正瞭解正在發生的事。修屠也是。「拯救地球？」他笑了，「地球的存在超過四十億年，而人類這種二足行走的動物卻只有十萬年的歷史。地球不依賴我們而存在。所謂的『破壞』環境也是可笑的想法；甚麼樣的地球才是『完好的』地球？如果將它剛剛誕生的情形當作本來面目的話，生命的出現，『破壞』了這個行星，浮游生物在海裡的繁殖代謝改變了整個大氣的構成，陸生植物蔓延大陸之後使得黃沙和岩石變成土壤，接著動物進軍陸地，飛翔、爬行、交配。我們所見之『自然』，是已經被所有生物放肆地『破壞』過的地貌。而我們總是忘了自己也是其中不可避免的一員。」

修屠不信奉宗教，但他不止一次試圖在「宗教」這一欄裡填上「飛天麵條神教」。他相信所有能被確切證明或者明確說明其或然率的理論，比如物種演化、比如大爆炸、比如非洲起源。剩下的就是「不可知的」和「未被知的」，他對這二者的分界並不清晰。他也不否認存在神創的可能性，但對他而言，這個世界是由誰創造的並不重要。

「我們反復地說著『人與自然』的話，無非是要將我們從自然中脫離，人所做的，和樹、和鳥、和螞蟻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只是能力大了一點而已。人們口中的環境，只是在我們短暫的歷史中，最熟知的環境——青山、綠水、藍天，有各種動物棲居的世界——這只是人類，或者大部份動物喜歡的世界，地球本身沒有情感。而我要是個細菌或者藍藻甚麼的，也不會在意這個世界有多少綠色。」修屠並不討厭青山綠水，畢竟他也是人類，而且還是人類當中做的相當好的那一部份人。去超市從來都自帶購物袋，儘量買本地食品，隨手關電器，吃較少的肉類。他反對的是把這種行為上升到一個高尚的、利他主義的層次。「我們做的只不過是在挽回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們的天然喜好演化得太緩慢，

跟不上生活環境的劇變。這就造成我們對於活著的樹的感情遠大於塑料植物。此外，那些宣揚環保的人，也大都都是豐衣足食，有車有房，他們天性的最本質需求——高質量生活——已經被滿足，所以才會注意到對整個生存環境的偏好。」屏幕上的幾位落後國家領導人正在批評發達國家的環保政策不公。「人類所有的行為都不過是為了自己，無一例外。」

下車後，他走進長途汽車站的售票廳。路上的一些黑車車主或是托兒發現他後，一路跟著，詢問他的目的地。這是一種頗有效的營銷方式，若你問人去不去某地，而那人想拒絕的話，說「不去」就行了；而問你去哪，成功率就會略高，因為他說出的去向大抵在你的營業範圍內——否則他也不會出現在這裡。修屠只是保持沉默，然後停在了佈告欄前，尋找自己的目的地。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一個看起來不錯的名字上，接著就向售票窗口走去。跟著他的幾個人發現做不成生意，說著粗口走開了。

四

索多不知道應該去甚麼地方，離開那個讓他決意出走的篝火堆已經一個月了，一周前他走到了海邊。不過他對於時間沒有甚麼概念，三五天對他而言出奇的短暫，如果沒有值得紀念的事情的話，過去一年和過去三分鐘並沒有很大不同。若要說他記住了甚麼的話，大概有他的父母，幾個玩伴，那個姑娘，以及他第一次狩獵成功的時候和剛見到海岸時的心情。他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的水，很快就愛上了海邊的日出。他在那裡逗留了一周，現在正思索著將來的去向。

索多的語言裡沒有「旅行」這個詞彙，因此他很難描述自己的行為。他只是覺得有甚麼東西，在身體裡牽動著他。他也感到一種滿足，不同於提著獵物回營地的滿足。「也許就是這樣，有甚麼煩惱的時候走走會讓人輕鬆，我祇是走的比較遠而已。」海邊的食物也很讓他滿意，特別是螃蟹。他途經的兩三個部落對

他很友好，他聽說過他們的存在，不過未曾有來往。「我喜歡看水邊的日出，那就沿著這岸走吧」他的語言裡也還未曾有海這個詞，他聽最近的一個部落描述過；用一種勉強能聽得懂，卻略帶生澀的語言。

太陽升起來了，紅色的薄霧越來越濃，在東方的天空蔓延開來。啟明星在索多的眼中融化，隨之而來的是緩慢晃動著上升的太陽。鮮血一樣的顏色如剛剛殺死的犬羚的心臟，沙灘上灑落著清晨冰冷的光。索多沐浴著海潮的腥味，緩緩起身，向著未知的地方去了。

五

這是一輛擁擠的夜班臥鋪車，車的最後一排為了能多載客，多加了兩個鋪位，變成五張連續的床位，沒有隔間。最後一位乘客上車時被司機訓斥了幾句，似乎是預訂了車位卻遲到了。修屠聽說過那個地名，不算繁華，亦不偏遠，有一個小有名氣的湖和不錯的風景。他不喜歡拍照，更不喜歡出現在照片裡，因此行囊裡沒有相機。車內的電視播放著翻拍的革命電影，為了不吵到睡著的人，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修屠躺在最後一排，兩眼望著車內陳舊的電視機。電影正是戰鬥的高潮，伴隨著過時的革命歌曲：「……我們生長在這裡，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可此時，他的心跳聲蓋過了本來就不響亮的電影配樂。他不喜歡這部電影，但他希望自己能夠全神貫注地看，就像左手邊的大叔一樣；因為某種古老的感情正折磨著他——自非洲東部的猿人開始回溯、早期哺乳動物、魚、昆蟲，直到最早的有性生物——有個女孩躺在他的右邊。她累壞了，在修屠找到自己的鋪位之前就已經睡著了。修屠用盡力氣，將眼睛鎖定在老舊的電視屏幕上，視線卻很模糊，眼裡除了規律的閃動，看不到別的東西。他的所有感官都不由自主地移向右側，剛才還堵著的右鼻孔也突然間通了。女孩身上的味道飄進鼻

子，是很淡的茉莉味，這份刺激慫恿著別的感官向右側移動，它們猛烈地衝刺著，仿佛要離開修屠的肉體。他的右手輕觸著她，汗毛全神貫注地接受著來自她的所有信息：呼吸時身體的起伏、心臟的跳動、胃的運動，以及在喉嚨裡輕微得無法經由空氣傳播的顫抖。

修屠閉上了眼睛，回想他剛躺下時掃視過的她的臉龐。她看上去大約十六七歲，皮膚是健康的暗色調。「人類走出非洲後膚色變淺是為了在高緯度地區吸收更多陽光來補充維他命D，而東亞人卻開始像逃避瘟神一樣逃避陽光。」他努力使自己的思維恢復以往的唯物狀態。可她的影像一直浮現在眼前，揮之不去。及肩的黑發飄散在枕頭上，略微遮住了眼睛，鼻子很小巧，嘴有些寬，嘴角若隱若現的酒窩隨著呼吸緩緩蕩漾。腦中的影像，總是有如浸透著一層泛著白光的液體，臉部的輪廓被柔化，四周浮現了高光，在恍惚間，臉龐隨著髮絲溫柔地浮動。修屠緩緩地睜開眼睛，發現他的脖子已經自主地扭向了右邊。一張清晰銳利的、微側著的臉瞬間取代腦海裡的印象派油畫。他看到了她那潛伏在青絲後的雙眸，睫毛很長，眼皮不時略微地顫動，一雙動人的眼睛。她恬靜地呼吸著，濕潤得顯得半透明的嘴唇並沒有緊閉，露出白玉般的牙齒。修屠突然意識到自己和她的呼吸著同一塊區域的氣體，莫名的衝動從鼻腔進入，有效率地傳變全身。他屏住呼吸，轉過身去，使勁閉上了眼睛。

車內響起一首網絡歌曲，長途客車通常如此喚醒客人——馬上到達目的地了。晨曦的陽光懶洋洋地抹開修屠的眼睛。右手邊的位子已經空了，修屠恍惚記得在半夜，有人中途下車，也許就在某個高速路的路口。他斜靠著，看著窗外，可目光的焦點卻鎖在窗子前的空氣中。

六

索多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可以走到這兒。十五年過去了，他不曾在一個地方逗留超過一個月，大部份的時間裡，他只是走。他遇到淺膚色的人，金色頭髮的人，索多不懂他們的語言，這卻並不阻礙他和他們交流。他比十五年前高了些，也不再赤裸上身。他披著一件麻布衫，纖維下的肌肉依然清晰可見。隨身的弓箭已經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支長矛，黑曜石的矛頭閃爍著沉穩的光。腰間佩戴著一把骨刀，是一個部落的首領送給他的。那是在一次晚宴過後，索多用熟練的肢體語言和用樹枝在地上畫出的簡筆劃描繪著他的故鄉和旅途中的見聞。首領很高興，便送了這把刀給他。木製的刀柄上纏繞著紅色的細繩，皮質的刀鞘粗曠地捆在腰間。

路上總是充滿著驚異，使他無法停下前行的腳步。不知從甚麼時候起，他遇到的人已經不以打獵和採集植物為生了。他們用樹枝和石頭圍成柵欄，飼養動物。他們把種子撒在土地上，等待收穫。索多對這些做法很不以為然，甚至有些看不起。「想吃肉的話，堂堂正在地拿起武器，到叢林裡打獵就是了，為甚麼還要大費周章地照顧它們？植物自己會生長，與其等待一年後的收穫，不如直接去採摘。」他最不可理解的是這些人對佔有的渴望，尤其是土地。他們劃分領土、立起幾十個人都抬不起來的巨石，排成古怪的結構。他們崇拜一個或者幾個不存在的人和動物，這些虛幻的人和物被賦予崇高的地位和強大的力量，他們是世界的創造者、統治者、干預者。再藉由一些傳說，證明居住在某片土地上的人對這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的支配權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賦予的。索多費了很大的力氣才理解其中的邏輯，這對他來說過於複雜。他們有繁雜的儀式，對死者的埋葬也興師動眾。有的部落相信死去的人會復活，有的族群說死去的人會去一個很奇異的地方，總之，都是索多的部族不曾有過的想法和做法。

有種感覺，索多并不能很好地用語言描述。每當他閉上眼回想一路上見過的人時，眼前會浮現出一連串的面孔，耳邊響起一連串的語言；二者契合得天衣無縫。接觸到這些繁雜的生活方式後，他時常做同一個夢。這個夜晚，當他凝視著新月的眼睛漸漸閉上的時候，再一次來到了那片草原。草原的正中央有一顆大樹，那是顆幾乎望不見頂端的樹，葉子是五彩的，樹枝比任何他見過的森林都多。他走向大樹，發現那些不是葉子，是各種動物，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它們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樹枝上，每一隻都與它相鄰的動物相似，又有些許不同。走到樹下，索多便開始徐徐上升。又是他見過許多遍的情形，動物、數不清的動物。但他從未到達頂端。一次他在見到犀牛的高度就落了下來，醒了。兩次在孔雀那，五次狒狒，三次蝸牛——那三次都是在剛入睡後就被莫名其妙的聲音吵醒的。這次，他已經經過了蝸牛、犀牛和狒狒了。

恍惚間，索多似乎看到了頂端。

七

修屠踱步到湖邊。在一家青年旅社住下後，整個白天他都在小鎮裡閒逛。夕陽懸在半空中，像燒熱的鐵餅。眼前的景色很美，此時此刻，在修屠所站的位置，如果有個攝影師，或者畫家，或者詩人，或者音樂家，都會創造出不朽的作品。而修屠卻又想起了車上的那個姑娘。「甚麼是美？」修屠這樣問道。

一張照片，一支樂曲，一幅畫，一首詩，一潭水，一個人。

修屠靠著樹坐下，太陽已經消失了一半，還在緩緩下沉。修屠心中的疑問也在緩緩下沉，似乎答案就在某個深處——湖的深處，抑或心的深處，也許它們原本就相連，從很久很久以前。繁星逐漸顯現，修屠從未見過如此明亮的星空。仰望著一顆深藍色的星。不知過了多久，他的身體越來越輕，竟漸漸飄了起來。修屠立起身軀，伸腳邁向了前方。他踏上湖面，水面有如星空般平

靜，不起半點波瀾。他看得到自己的倒影，可這倒影不在腳下，卻在前方。修屠跟隨的自己的倒影前行，沒有觸覺，沒有聽覺，沒有味覺。影子在湖中央停了下來，修屠尾隨著到了。

他低頭望著腳下的倒影，水中的修屠再次掙脫開來，向深淵進發，不一會兒便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星空，星空的背後，浮現出一顆巨大的樹，樹的頂端有一片搖曳的光芒。修屠彎下腰，將手伸向樹梢，指尖觸碰到水面的同時，身體開始下沉，湖面泛起了同心圓。他在水中，沒有呼吸，沒有心跳，沒有不安。樹梢越來越近——那光是一群人，身上泛著幽藍色的光，他們圍成幾個圈，有規律地交錯轉動。修屠看到了自己，他就在最外圍的那個圈裡。接著他們停了下來，將手伸進自己的胸口，取出一顆顆白色的光球，在身前釋放。光球在水中像氣泡一樣左右擺動著上升、融合，逐漸變成了人形，在樹的最高處漂浮，泛著溫柔的白光。所有的人都跪了下來，雙手交叉著按在額頭上。遠處傳來一首未曾聽過卻無比親切的歌曲。

一個陌生人從水底的黑暗中出現，浮到了修屠身邊；他轉過黝黑的臉龐，看著修屠，雙眼比啟明星還要明亮。他露出潔白的牙齒向修屠微笑，修屠也揚起了嘴角。